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九至一百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謄録貢生臣王景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尚書省言新法綾係專一織造費用倍多故也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安府多火災或頃刻爇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修

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弅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二疏不得具日今因光攝刑部附書之四月戊午光罷權是月癸亥霈徙官此事必在三四月間也日曆全不載當求他書參考 徽猷閣待制知揚州葉煥引疾乞奉祠以煥提舉江州太平觀煥守揚纔一年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本軍錢糧闕乏張浚乞令都轉運使趙開躬親前去應副仍詰開違慢從之 右通直郎知

撫州劉子翼特遷一官以江西諸司言子翼自到任後發過岳飛軍糧五萬餘斛錢二十四萬餘緡又勸誘人户椿備賑糶米三萬餘斛故有是命子翼子羽弟也

金均房州管内安撫使柴斌乞名民軍曰保勝先是王彦移鎮荊南盡將其部曲以行惟存禁兵數十人而已斌始集三州保甲結成陣隊每人免家業錢自五千至三十千止號保勝軍又請招必勝禁軍三千人以實邊面皆許之斌乞招禁軍在三月壬申今併繫此月

已巳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鋭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貴

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按原本四條止載其二今據奏議補入頤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懲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去年恭呂頤浩嘗有此奏而不知官軍抄

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内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

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
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勝
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
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
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
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
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
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

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止其大縣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初無營田之實何補於事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綱營田議以是月戊辰行下今後附此其奏恢復未善等事必在到洪州之後今且因除二宣撫遂書之

勅令所刪定官左時面對言國家經費之大藉於鹽者居多入納之法雖詳而未免乎壅滯者法屢改而無以取信於商賈故也今之商賈本多而利寡納久而請遲法吏於上人疑於下所以

間有不通之弊願詔有司自今毋或輕議改法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浙東州縣守令勸誘上戶廣行出糶如糶及三千石已上之家依已降旨等第補官若有頑猾上戶依前閉糶之人亦仰斷遣仍令提舉官躬親檢察尚書省奏婺州積米之家乘時射利閉倉遏糶緣此細民轉致艱食偷生為盜故有是旨未幾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臣但聞其勸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之以

斷遣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專用刑威逼使承認姦貪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其害者矣乘時射利閉糴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為守令者茍能布宣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勉使各以不貲之惠自周其鄰里鄉黨彼宜無不從者其或不從則亦守令之政教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徧詣所部戒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户

樂從或因今来酌情斷遣指揮輙有分毫騷動並令提舉官奏劾從之（三月丙申行下）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降授右迪功郎新樞密院編修官陳淵依所乞改監潭州南嶽廟

辛未言者請命館職編纂前古中興君臣事迹有資於治體者分以篇目總為一書寫之御屏置之便殿萬幾之暇得以參驗古今鑒戒美惡從之後不克成　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紹興四年已前錢帛租

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及進呈上曰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五月癸酉米斛事可參考又詔旱傷四分地分闕食民戶盜刼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毆傷人罪至死者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各降勑付本州遵守仍不下司　集英殿修撰知湖州方孟卿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拱衛大夫惠州防禦使知全州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員

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算餘杭監牧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五十匹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丞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買馬後三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措置焉

故朝議大夫周中特贈中奉大夫直秘閣官其家一人中從弟戶部員外郎聿訟中濰州死事狀於朝事見建炎二年正月下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閻皐保明如所請故褒錄焉日歷載此狀聿繫比部員外郎銜皐繫江西兵馬都監銜蓋是二人未改除時所上也

故左

廸功郎章之邵贈左宣義郎之邵政和中以上舍得官老於選調至是有司名察未及用而死給事中呂祉等請特與贈官以為抱義修潔者之勸乃有是命　詔總制司官俟三省除執事日取旨以沈與求去位故也自是不復除

壬申罷潼川府路歲織官告度牒綾以轉運司告乏之故也

癸酉秘閣修撰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陞徽猷閣待制先

是川陜宣撫副使吳玠數言軍前糧之水運留滯緣軍食少關所繫至重緩急生事愈害百姓詔開躬往軍前極力措置水運如委遲緩不能接濟見今急闕即隨宜從長措置仍令制置大使席益常切催督翌日開有是命蓋朝廷之意欲以解間隙趣應辦也熊克小歷載開除侍制在今年正月又云先是詔開親至軍前又令席益趣開行皆誤也按日歷此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應副至是止令益催趣糧運耳李燾撰開墓誌稱忠獻奏詰公遲慢又詔席大光趣公亦止謂催趣糧餉克蓋小誤

尚書吏部員外郎徐林守右司員外郎　秘書省著作

佐郎張九成守著作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守著作佐郎　直秘閣知鼎州張嚳陞直徽猷閣嚳引疾乞祠而都督行府言其勞效乃命進秩焉　左朝奉郎范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詔川陜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名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習迂濶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　起居舍人董棻言謹按直徽猷閣

程芾素不為士大夫所齒嘗除湖南漕乃於廣西監司
權知賀州又於新任部内詭請官田千餘畝使久佃之
人一旦失業望正典刑以戚貪吏詔芾罷宮祠芾今年二月丙
寅與祠以修注而撥吏項所未有故著之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四川
漕司注授不遵法令孤寒之人無緣得禄雖已令制置
大使覺察謂宜先絶其弊源欲令每遇季月終刷具應
使之闕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部人集注一次更從朝廷
取見四路合辟窠闕行下曉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

占據合榜窠闕乞重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具漕臣姓名申奏如此則藏匿闕次妄稱奏辟之弊可以盡革上嘉納謂秘曰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乃詔諸路運司遵守如有違戾令制置大使司按奏日歷於一日內兩載秘此章而章疏及所降指揮又多寡不同今參取書之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名對及既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無已見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願

對雖數而不𡡾儻效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事之間以各展其所長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

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今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此以熊克小歷修入但克繫於今年八月浚入奏之後蓋不知其日月也按日歷今年二月二十日戊午有旨楊沂中赴都督行府使喚三月八日乙亥有旨趙密權聽殿前司節制此事正與克所云相合但其後世忠兵未出而金重兵犯淮西反以沂中隸俊蓋臨機區處非夙議也故表而出之以補史闕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落階官提舉萬壽觀
上之即位也淵以覃恩遷遥郡至是積十年纔落階官
焉　拱衛大夫同州觀察使致仕胡憾追三官勒停憾
坐私酤抵罪當罰金案奏特有是命　是日四川制置
大使席益至成都府益未至成都道奏兩蜀去秋荒歉
乞米一二萬石専充濟糶詔趙開除應付吴玠一軍歳
計糧米外將其餘寛剩米斛付益又言四川土禁軍自
來懦弱屯駐京軍亦非精鋭屯駐既久所存無幾臣嘗

乞郝晸焦元李建陳元等軍馬未蒙俞允乞別撥一項精銳軍馬前來并許臣招收軍中兵將逃避之人漸增軍數樞密院言招收逃亡有害軍政但許名募効用三百人而已蓋乞賑濟米以是日奏至乞招軍在後六日癸未今併書之

己卯右朝請郎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刼持雖灼見懷姦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刼持懷姦誠如睿旨觀其文理紕繆固不足道而迹其情狀有不可

貸者今輒具前後聞見以證其説元祐之初哲宗皇帝
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
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
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興九年殿試進
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畧曰恭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
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
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
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

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刼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等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刼持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

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復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
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
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於建中
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
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
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
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愷何者而敢為此言是欲以一身
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

焉自愷有此言善類為之不安士大夫莫不疑惑以謂既付之民社未必以其言為非也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與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怪折彥質曰此乃國論不可不察小人嘗試朝廷之意若好惡小不明則便出為惡趙鼎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上曰是亦輕典至是輔臣再進呈鼎奏曰愷係州縣資序恐用以牧民非宜欲送吏部與監當上曰

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　詔岳飛疾速無程之鄂州措置軍馬　左朝散郎勾龍如淵行秘書省校書郎如淵導江人也　右通直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進秩一等左迪功郎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特改左承事郎復一無錫人與孚先皆引對而有是命

庚辰宣政使貴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陳宥為內侍省押班主管溫州景靈宮奉迎所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温州令幹辦官黄彦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像留温州如故既而中書言恐内侍沿途騷擾止命本州遣近上兵官迎奉焉後言在是月乙未

檢校少師奉寧保静軍節度使川陜宣撫副使吴玠易鎮保平静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殿前司策選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　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也時見任通

判百五十員待闕者乃有二百八十九員公揆以為僥倖冗濫且非舊制故有是請　端明殿學士提舉華州雲臺觀張深卒

壬午太常謚故贈安化軍承宣使劉鎮曰剛愍鎮守真定與金人巷戰而死

癸未左中奉大夫直秘閣閻旦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會王似甍旦攝府事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川陜宣撫副使邵溥以便宜罷旦成都運司

題名旦以去年八月一日放罷言於朝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乃有是命既而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劾旦違拒詔旨不肯落銜且坐奪職旦奪職在四月庚子詔臨安府官屬減年磨勘指揮勿行先是以行宮之勞第賞而文武當受賞者百有餘人御史石公揆言其太濫周秘又乞令守臣覈實折彦質奏外議頗不以行賞為然命遂寢降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趙秉淵令赴江東宣撫

司軍前自効秉淵以掠和州水寨之罪當遠謫至是乞以功贖罪張浚許之

甲申給事中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台州致遠以母老乞奉祠章四上乃命出守既而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致遠移郡在是月戊子時言者論福建帥憲曾楙呂聰問捕寇無方又言聰問無檢身之操趙鼎進呈乃詔楙累乞宮祠可提舉江州太平觀聰問令致遠密切究實事遂已　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彊盜未經結錄已前

在獄身死吏不理為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為吏受賕鍛鍊致斃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為正賊乞今後未經結斷在禁身死者二名當一名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如此恐貪冒賞典之人計囑獄司愈將平人非理致死其弊益深故有是請仍乞將惠州獄官貶秩衝替自今彊盜獄死及五分以上官吏比附歲終禁死及一分科罪不以併計失減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餘從之

乙酉進呈李彥所探事宜趙鼎奏兩日併得陵寢神御器物此必在天之靈深有望於陛下者上愀然久之

右朝奉郎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咨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咨為總領司屬官專務掊克以苟進身豈可居外臺耳目之寄乃降二秩罷之咨尋卒

咨五月己丑降罷洪邁夷堅甲志云永康軍導江縣人王咨者以刻核彊鷙處官紹興五年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榷鹽於潼川路王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

額倍增薦諸宣撫使擢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按史浩今年方除陝西運判與邈所記差不同蓋是時宣撫司除監司帥臣亦未嘗盡奏也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省過三更方省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右朝議大夫直寶文閣任詩落職降二官罷宮觀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罷先是朝廷聞詩帥夔無治狀詔俾奉祠五年十月癸巳

詩亦奏轉運判官王肇銓選不公乃降肇二官放罷令帥司拘留取勘今年正月庚子至是制置大使席益言夔路帥漕皆非其才三人不和動相叱罵詩素病狂易專事貪苛望行罷黜輔臣進呈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遂有是命

庚寅故承議郎贈直龍圖閣龔夬加贈右諫議大夫與恩澤以其家有請也　直秘閣知大寧監龐修孺落職放罷修孺方待次言代者務亶未上而亡乞之任亶聞

自言詔貶修孺二秩右司諫王縉劾其躁妄故黜之

是日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使事於金谿縣綱請蠲災傷州縣三等以下户四年積欠又乞錢十萬緡為營田本上皆許之洪州月費軍儲米五千斛錢六千餘緡而倉庫之見在者米四斛有竒錢五百千而已綱具聞於朝乃命都漕司應副一月此並據綱行狀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上因語及世忠將所得青徐州土兵弓箭手皆放歸甚善朕思之不

若更與數百錢令去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率亦豈肯為之盡力顧趙鼎曰卿可作書速諭張浚　右諫議大夫趙霈請戒諭臺諫之臣糾按姦弊先是吏部令史有隱匿過名遷補者為御史臺所察事下大理而御史私呼大理吏諭意繫者不伏詔移臨安劾治臺吏二人皆坐特旨編管霈奏恐百司緣此慢易臺綱浸輕乞加戒諭上從之入內東頭供奉官陳成之追二官成之為熈河蘭廓路

提轄揀中保寧指揮避難入蜀寓居嘉州及張浚罷歸成之復出行陜西之祿至是爲權宣撫副使邵溥所劾故有是命成之已亡去求之不獲久之復自歸職如舊紹興九年往陜西撫諭即此人也 按此條文義疑有脫誤

壬辰詔四川災傷州縣委實檢放人户所納户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時制置大使席益言去年十二月六日聖旨節文諸路旱傷去處令轉運司審實如委及四分以上權住給賣臣自

入界以来百姓遮道陳訴困窮皆稱去秋旱傷田畒所收多者不過四五分少者纔一二分又縁官中糴買壅遏米穀價例踴貴無從得食盡有菜色又去秋西川水潦東川旱暵即今粒食昂貴斗米錢兩貫利路近邉去處又增一倍民人饑流死者相枕籍於道見行賑濟臣契勘四川災傷如此自合權住給賣令轉運司並不遵用上文審實却一概行下殊失聖心臣訪聞得葢縁蜀民自来不曉陳訴災傷是致州郡漕司不曾依條檢放

間雖有檢放去處並不以實臣又契勘四川贍軍十年民力困弊計其生理蕩散何啻旱傷四分以上縱不災傷亦合比附旱傷四分去處奏請權住給賣何況民方饑死見行賑濟而不得比於旱傷四分蒙被寬恤之令臣若不言朝廷何由得知四川水旱之實有司便文徒務推行使遠民重困嗟咨怨恨上累國體所繫非輕故有是旨

癸巳趙鼎言近史院編類元帥府事蹟有可疑者如言

王雲行李中有短項頭巾自姓知其果叛上曰雲死後宗澤方遣客司齋兩項番頭巾来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時耿延禧高世則皆在坐雲亦孜孜為國豈可誣衊以此又言黃潛善遣張宗入京密結王時雍上曰此事亦不然黃潛厚一日驟来見朕哽噎不能言再三叩之乃云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朕是時更無分毫主意同與見耿南仲商議往招潛善潛善既到即檄諸路共力勤王當時處置皆是潛善張宗見存自可問也折彥質曰

大抵人情喜宗澤而惡潛善故耳上曰潛善誤國固有罪然事之是非亦不可不公

乙未左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其論行法令畧曰人主威權之出至於殺戮事關軍政儻罪狀明白當守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動揺國事論先計後算畧曰臣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算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勝此非朝廷

萬全之計願任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使
廟算先定然後兵再出而亂可平矣論賞罰曰人主之
馭臣鄰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勸罰當則罪服至於擾攘
之時此柄尤不可不謹比年以來爵賞失於濃厚愚者
苟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勸傑猾者較功揣已豈無
不自信之人伏望審信賞必罰之旨以圖興復論行法
令曰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近者朝廷以四
方未平務從含貸而臣下寖成驕慢法令不行於軍旅

沮落於方岳幾何而不陵遲望明勑中外執憲之臣振起綱條以折姦雄之漸論虛實用度曰今天下自經兵火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吏雖使天雨鬼輸無由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願解絃更張以圖興復論敵人強弱曰金人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二太子羅索等數人零落殆盡尼瑪哈竊有其權土地濶遠金玉子女盈積自以為非天崩地陷無復可憂喪兆漸萌陛下欲雪大耻正

在今日論擇相曰陛下臨御以来拔以為相者十人矣而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願慎謀厥始益加禮貌且推赤心置其腹中無令小人伺其隙論戰守曰用兵之道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死生者戰也增陴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未嘗聲金鼓於行陣鬪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未嘗修城郭立宗廟鬪敵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或謂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

測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臣謂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陛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以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論政事本末曰政有小大事有本末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為先臣竊謂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是乃政事也今能修其政事則本氣實而邪氣不能入彼外敵不待攘之而自攘矣論兵

曰大抵用兵之說有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反此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最兵家之大忌論形勢曰立國必處形勢之地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自古吳以壽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壠邱墟置之不復為慮兼梁洋可戰可守乃天下脊膂願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乃有噬臍

之悔

丁酉詔於皇城内修蓋天章閣以奉祖宗神御後以親征未及行　武功大夫知商州充金均房三州都統制格禧知均州王彦之棄金州也宣撫司遣禧以所部戍之及桀弑為安撫使以禧權均州至是申命

是春偽齊劉豫再開貢舉得邵世矩（一云邵光規）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為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偽開封尹鄭億年為吏部兼禮部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

開封尹　金太宗晟之后以病卒謚曰明德皇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九金人地名考證

羅索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詹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吕祉

朱震中書舍人任申先言其才也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

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閒惟成都潼川路一嘗

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治之不良亦無足恠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具累年輙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是日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曽布增強盜贜錢遂皆不死翌日上

以語宰執曰此極弊事若岀得一人死罪雖云隂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隂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顯謨閣待制新知福州張致遠言臣聞自昔為天下國家者其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大抵一二人立議如楊國忠張延賞輩出於忿嫉則不可如吳張昭如晉桓冲特識慮有不及耳至若秦隋之季

禁切斬殺使人雷同此敗亡之軌可以永監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臣竊惟陛下專任將相慨然有為宸謀英斷固已度越前古矣至於前席臣工開納羣策亦未嘗不推誠務盡第未聞何人抗論於朝其人力陳於上唯唯諾諾幾至成風得則暴揚私言失則歸過君相負陛下兼聽之意墮公朝共濟之體此臣朝夕之所寒心也區區管見欲望睿明采臣瞽言特降親劄切責公卿大夫各攄所蘊無

尚詭隨利便闕失指言其故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復折衷斷而行之天下幸甚時張浚將大舉北伐議論已定致遠入辭乃上此奏上命學士降詔出榜朝堂　左朝奉郎提舉洪州玉隆觀傅崧卿為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為參議官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臧梓武顯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繪仍落致仕皆用制置大使呂頤浩奏也後五日詔復崧卿集英殿修撰

免解進士宋藻特補右廸功郎藻與化軍人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而命之　右承議郎程序杖脊刺配新州牢城序監新都縣商税盜用庫金法當絞故有是命壬寅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楚州軍前撫問以淮陽之捷故也仍以兩鎮節度使印賜世忠且賜張浚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敵枝梧之不暇也　寶文閣直學士劉洪道知揚州洪道自

武昌召歸既對遂有是命　詔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公輔右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左從政郎監福州嶺口鹽倉梁習左宣教郎黄鍰並召赴行在所用史館修撰范冲薦也冲奏公輔學術高明可居議論之地本中文章典雅長於史學習學有淵源敏於為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鍰學問純明吏能精敏抱才未試風節甚高閑廢之久衆論惜之伏望特賜召對察其人才可否

而進退之故有是命　故贈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追封南平郡王高士林追封普安郡王右朝散大夫新通判溫州高世定進一官直徽猷閣士遜士林宣仁聖烈皇后弟世定士林孫也先是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言宣仁遺恩爲惇卞所格有旨令世則開具遂自士遜以下十三人次第褒贈之士林官止內殿崇班世則稱嘗任節度使繇是得王　按士遜追封制云生專節制之權士林制云親享牧伯八命之貴是時中書舍人任申先兼史館修撰不知何以鹵莽如此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九月丙戌贈官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俟報乃解官而去上聞之詔飛起復遣東頭供奉官鄧琮持告撫諭賜銀帛千匹兩令官屬將佐本路

監司本州守臣日下敦請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見飛於廬山寺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聽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日歷飛奏以四月六日扶護来廬山卜葬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被受容劄起復二十七日甲子降詔不允五月壬申再降詔今併附書之諸書稱飛與張浚議不合乞持服乃紹興七年事詳見本年四月丁未并注

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郃州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三省勘會寅自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命寅時留婺州未去乃就用之秀水閑居録稱寅不省父病求改除事見八年六月戊寅

注

右武大夫降授文州刺史王健知閤門事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犀帶玉束帶象簡各一畫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御筆刻石送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真蹟綱因以賜物上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李綱帥豫章許入覲綱見上盡以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不納賜厩馬金帶飲膳而已綱既去殊怏怏按綱進前朝書詔乃因上宣諭事具日歷今年三月癸酉

秘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從所請也　詔諸州試經給降度牒權住三分之二

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撥賜有試經自軍興以來名山福地及他當賜者並罷如寺觀有金寶牌及御書去處等而每州試經猶不下三十人至是配賣度牒益多官直百二十千民間三十千而已議者乞權住五年故有是命

丁未左朝奉郎徐文中落致仕文中通判吉州興虔寇戰傷重請老至是疾愈乃復令出仕

戊申偽齊進武校尉陳舜臣張瓊並補承信郎舜臣充嚴州兵馬監押瓊充臨安府南蕩巡檢仍舊京東淮東

宣撫處置司使喚以韓世忠言大兵至鎮淮軍二人首率全城官吏軍民以迎王師乞推恩故也既而世忠再請乃並轉三官二人轉官在丙辰

巳酉中書門下省言文武臣僚賜功臣號係祖宗舊制方今勸獎有功理宜檢舉重別措置詔應能決勝強敵恢復境土並降制特賜以示異恩　秘書省校書郎勾龍如淵行著作佐郎　詔川陝宣撫司類省試武舉合格陳紹業等四人並補官并文士所賜勅降付制置大

使司換給時川陜宣撫副使吳玠專治兵應選舉差注民事皆隸制置司故也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時刪定計議編修官共十一員而待次者至三十餘員故公揆以為請　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韓昭特遷右武大夫武功郎韓諴候轉正使日除遙郡刺史修武郎韓諮除閤門宣贊舍人三人皆駙馬都尉嘉彥子具家請用遺奏所得恩澤三資而命之　起復左武大夫

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摧鋒都統制韓京乞以捕盜賞二官回贈祖楚一名目詔如其請贈楚承節郎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

起復左朝奉大夫川陜宣撫司幹辦公事邵博為都督府幹辦公事

辛亥故朝請大夫趙君錫特贈徽猷閣直學士君錫河南人元

祐御史中丞黨籍待制以上第六人亳州居住用其孫請也上因言一時甚有濫居黨人之數者范冲任申先皆能辨之上又曰聞章惇家極恨申先揚言於人俟他日申先不在朝廷當集衆訴於闕下折彥質曰此天下公論豈係一申先但除惡務盡前日行遣太輕不當其罪故致此紛紛上曰然

遣內侍黃克柔往楚州勞韓世忠及一行將士

壬子韓世忠遣參謀官右朝散大夫秘閣修撰陳桷參議官右通直郎新知建昌軍張僩幹辦公事右承直郎

實灝等三人來奏捷上引對詔補進一官併直秘閣灝特改右宣教郎三人遷官除職在甲寅 時正陰雨上數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祐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碌玳瑁後二日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鞓襯餘令入藥蕪朕雅不愛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鼎對雖不記子細大槩是

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亦有此一事當便為理會朕宫中未嘗輙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繒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别更處置言路既有聞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繒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奬乃出伯瑜所請許召人興採抽買毋得抑勒騷擾上諭趙鼎在是月甲寅進呈繒疏及

出伯瑜所請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璆建炎初通判洺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璜訟於朝故有是命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役也將士受賞者萬七千人論者或以為過

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勘都督府并行府恭被聖訓勸誘懷忠體國富豪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訪得平江府湖秀常州江陰軍紹興府衢温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户請買即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實勸誘不能敷足數目即具狀申取行府指揮若元係出等上户即令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

配詔依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秘亦言去歲諸路旱歉民多殍亡惟浙西一路粗為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為姦名為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其實均於下户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慈特詔大臣將鬻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無及下户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買者稍緩其征催務使民力不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絶矣乃命

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繳沈與求詞頭有臺諫陰附相為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霈等見其章皆闔門待罪且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睿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霈等日下

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衛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秘書郎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苐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唾已然或者以為祉之附浚又甚於申先者也申先事以熊克小歷所書附入但克繫此事於正月己丑恐誤蓋今年二月甲辰方置交子務三月末間言者方論交子不便至此方論官告申先持示張戒當在此時故趙鼎疏中有云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其罷去實以此也今移附此日庶不抵牾

故中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士以其孫右承議郎戩有請也瞻鳳翔人元祐間知樞密院事薨於位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黨籍執政第十五人追奪贈謚

成都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圜悟禪師克勤卒賜謚正覺禪師塔名寂照克勤崇寧人有戒行自張浚已下皆尊禮之

丙辰司農寺丞金安節面對論和糴之弊大畧言以行在觀之去歲糴價僅用今歲三分之一而粒米有餘顧糴者衆近歲州縣和糴往往有弊或不增價勸誘使之

願糴而輙令有物力之家等第均認雖名和糴而實抑配其弊一也又所均之數亦未集而輙先告辦以覬恩賞及當起發乃始追呼倉猝供輸民力重困其弊二也又或與射利之民相為表裏貸以公帑使營私利取貴價於官而以賤價糴之於民専收其贏利不及衆其獘三也願陛下申勅有司各體德意毋蹈茲弊安節又言近歲吏部注官率數人而共一闕又三歲而增數百人豈不益甚乎任宮觀而仰給州縣者衆有未嘗歷任而

坐理考第用舉主陞改又非特月費俸錢而已望陛下
明詔大臣深思其弊凡官至任子者無論貴近皆為之
限宮觀嶽廟格法更加裁約俾無濫授至於考任舉官
亦宜區別無令與服勤州縣者一槩收使以絶僥倖庶
幾二弊可去少捄今日官冗財匱之患天下幸甚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尚書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建隆觀兼侍講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
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他職如故

己未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張琦歸自金中上曰無故而歸必須有說正當深察耳折彦質曰若其人稱金勢極衰便當可疑先是琦以所部戍蕪湖為裨將陳琳所刼叛去至是復歸光世以琦為翼武軍同統制尋進琦横行遥郡二官充洪州兵馬鈐轄其徒四人皆序進一官琦以去年二月叛去今年五月辛巳還官癸未陞帶今聯書之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揚州劉洪道為寶文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銀帛三百匹兩先是新除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王彦以

岳飛嫉辭不赴都督行府奏令彥以前護副軍都統制兼本府參議軍事遂命洪道代行張浚因奏洪道兼行府參謀軍事仍以江東户帖錢十萬緡通泰鹽三千袋為田易本二事並在是月丙寅　尚書倉部員外郎辛次膺徙吏部　右奉直大夫川陜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薛仁輔為尚書倉部郎中時宣撫副使吳玠遣仁輔與其子忠訓郎拱偕來奏事且進所市西馬千匹故有是命尋又進一官　左宣教郎監潭州南嶽廟蕭振為秘書郎

振平陽人趙鼎所薦也初振入見稱旨上欲除臺官而無闕鼎請用為樞密院承旨上命以館職處之　詔成都潼川府路漕臣及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並先次降兩官令制置大使司取勘以中書門下言四川合應副王彦一軍錢糧除夔路已有起發數目外兩路並未見起發數目都轉運司亦不催發故也其合起錢糧仍令大使司責立近限須管催促起發盡絶李燾撰趙開墓誌吳武安與公所操持浸異疊以餽餉不給訴於朝詔公躬至軍前應副錢糧更除公待制加武安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

當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坐應副贍軍錢物愆期各罰秩二等凡此皆所以交鮮閒隙趣辦饋餉也按漕臣降秩乃為王彥一軍錢糧此時彥移屯荊南已得旨令行府應副或是併以彥軍錢糧應副吳玠亦未可知當求總領所按牘參考

庚申中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論州縣得失顧趙鼎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繆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亘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

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造船筏自近及遠斫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為藉此為阻以屏捍外國耳異日營繕為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折彥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廟曰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霈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　左

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並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有官然後及其近屬庶幾絶其偽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匹兩詔

以五千子之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詔新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支用
故殿中侍御史陳洙特與一孫恩澤洙建陽人嘉祐
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為皇子司馬光當國奏
官其子師雄師雄未受命而死及是守臣魏矼為之請
故有是命　詔客載見緡往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
諸處米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困究其所以兩
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亦不

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廻者不唯脚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税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餘及往諸州愈逺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如故冲再辭新命上不許冲復奏避親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户曉上乃令改命自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

經元豐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冲　詔岳飛仍舊𠔥節
制蘄黄州　左朝奉郎新知常州李易直秘閣知揚州
先赴都堂稟議訖之任易以本貫辭不許　詔比減行
在官吏俸禄所損無幾可罷之事祖見去年十一月甲申　忠訓郎
川陝宣撫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遷右武郎其後
行吏士並進兩官資遣還蜀　除名內侍趙民彥特敘
入內內侍省黄門日下供職民彥初坐驗視僞祁王失
實流英州樞密院言民彥未嘗赴貶所於敘法有礙詔

特依已得指揮　偽齊劉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光世遣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執偽統制官華知剛盡俘其衆而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法可遵禀者乃申之朝廷事當勘當者又推之於司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髙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决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决斷天下事耶趙鼎奏近時卿監以上補外職名髙下不一故事

如侍郎在職未及二年止得帶制今一例除雜學士太優欲令兩省討論上曰卿等便可商量立為定制亦免有好惡厚薄之嫌乃命兩省官同吏部長貳討論申尚書省是月庚辰降旨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是命　左中大夫富直柔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乞本路州縣已注未上官盡八月不至者許奏辟一次又請催廣西運所糴賑濟米皆許之先是去歲旱

傷湖南尤甚頤浩既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勅度僧牒誘上户糶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税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廣西米事先見正月丁亥

己巳保静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感德軍節度使充觀使亦用宣仁遺恩也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行營中護軍右軍統領劉紹先知隨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江南東

路宣撫使司統領軍馬楊伯孫知郢州按此又是以張俊偏裨屬岳飛未知有無將帶所部之任當考詔行在諸倉監官任滿受納不擾及無欠折與減三年磨勘此與梁升元奏相關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際理宜措置臣竊思之將悉由堂除乎則天下之大縣令之衆必欲人人自廟堂選授勢有所不可行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如平江之常熟秀之華亭婺之東陽溫之平陽之類素號難治者每路指定三

五處並從朝廷擇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

具赴官之初優其禮數依通判例借與服色或特許陛

對任滿日委有異政或除貼職或賜章服或遷官或再

任或不次掇擢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其不任職者

罰亦稱是如此則能吏得盡其才而事必舉民必安庶

幾仰副陛下惻怛之意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

等為四十大邑四十大邑具十二月辛酉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

中言祖宗用人内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

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故於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才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寖成内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方補外任非惟待士也賤蔑亦視民為輕臣近求對經筵亦嘗進説及此伏蒙聖諭深以為然臣因奏曰陛下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効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内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宫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日近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觀美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黄紬衾兩府入對内殿宫人嫌臥衾舊敝遽取新易之亦黄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用皆黄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彦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

給事中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兼權直學士院　左通議大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

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韙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太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侯者也上大異之此以庶附傳及晁公遡所作庶傳參修

遡稱庶請閤天子數燕見之日歷今年五月四日辛未王庶引見上殿十五日壬午王庶朝辭上殿是前後止再對也或是又嘗內引而不書於記注亦未可知今且云燕見之去數字更俟詳考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閤門引對復舊典也

隴右郡王趙懷恩為恩州觀察使懷恩建炎初自横行封王不帶職至是因其請而命之　和靖處士尹焞辭崇政殿說書新命詔不許令涪州加禮敦遣疾速赴行在　户部侍郎王俁請災傷路分拖欠及侵用紹興四年已前上供米幷折斛錢物幷榷行倚閣俟豐熟日

帶發上以旱故蠲諸路錢帛租稅今年三月辛未辛次膺時為倉部郎官建言諸路積年拖欠上供米斛難於催理無從出辦而俟謂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次膺今年四月己未

甲戌户部言右武郎同知閤門事潘永思增給飡錢不應格法上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閤門官唯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横行遥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

遷吏部

永思輦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禄以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陽之俘入獻詔遷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宫觀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祠觀有六等宫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禄之人論其家則豐

羨而乃更與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陳乞宫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於格法之外輙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命　詔廣西經畧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於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先是右朝請郎李棫為提舉官遣効用譚昂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

國王臤和礜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儂內州預欲却之言於朝乃命舜陟更切相度如無它意即措置收買仍密為隄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還馬直却馴象賜勑書即邕州勞遣其使皆從之李預以是月庚寅申到舜陟以六月庚子申到今牽聯書之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吴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

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鬬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恩數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尚書李彌大復為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彌大自廣西召歸奏辭新命且言五嵗除召旋致煩言乞改授在外宫觀故有是命　詔劉摯特贈太師

以摯曾孫登仕郎漪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蒙追貴之寵各已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　右朝請大夫胡紡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

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劾聞奏其監司見兼宣司職事者並罷　右丞議郎趙戩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戩贍孫已見今年四月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不問貧富一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禀與元詔一切相反乞申戒詔都督

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畧安撫使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陞寶文閣學士知廣州時廣東冦未平帥臣曾開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諮議軍事　徽猷閣待制兩浙轉運使李迨陞徽猷閣直學士尚書户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為兩浙轉運副使

兼管淮南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宜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不置漕臣西路宣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宣撫司軍儲多自浙西樁辦故就用澄焉熊克小歷云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亦令澄兼領蓋不考江浙餽運本末也又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悉心體國應行府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住滯仍令户部侍郎劉寗止常切催督劾其違者以聞又詔在庚寅今併書之起復秘閣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充右文殿修撰

又旬日陞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梢陞運副在是月庚寅）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趙子彥特遷武翼大夫以璩授官故也　太常謚故將作監丞耿傳曰忠憲傳康定間通判慶州死西事贈諫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自求有請乃命定謚焉

庚辰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虔州見任人韓昭與宫觀理作自陳時虔寇久未平故起佑為守　量移人滕膺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

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壓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賜川陜宣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錢十萬緡為隨軍激賞之費　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稟白刑部若所斷未定則刑部長

貳限兩日率法寺官赴堂稟決施行從之　右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　右承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時戶部符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不亡去王彥軍多羣盜及鎮荊州東於法不快有潰去掠峽歸二州而南者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大雨徑以舟趨夷平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

晝揚兵夜篝火於傍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既測兵少悔欲為變則盡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於江荊州軍見之懼不敢復叛彥歎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公然欺罔

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恵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巳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合官私中外分具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

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於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别行措置詔提舉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甲申權户部侍郎王俁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兼物價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税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額去處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為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即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革僥冐又使用心催趂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秦檜充觀文

殿學士知温州龍圖閣學士知温州章誼知平江府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闕子巳得指揮其官吏並

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今年二月甲辰而未有所樁

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行之幾二百

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樁垛之錢執交

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

造三十萬今榷貨務樁發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糴

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聞樁撥此錢

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榷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榷貨務樁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樁垜見錢行使之日齎至請錢者不以多少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樁錢而不足已樁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許之充上供或官

司出納並令行使至於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二用有不便焉是為一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闇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姦偽乎貨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兹始矣立法捄制貴於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户部勘當三月癸巳又言昨見朝廷令榷貨務樁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寖失本意因改為交

子欲廣行用除初造見錢關子一十五萬貫已係都省行府借撥户帖錢樁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幷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樁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在所不恤也若秖利害相半而事或出於不得已則亦不暇恤也至於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

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偽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為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慮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謂害者固已在於目前而所謂循環之利者亦恐未可必得何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

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樁垜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頃因陜西借為糴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引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泛料幾三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緣應副軍須出數復多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況今東南利害與四川全異欲不樁本錢而多

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際未有不以財用之絀為患者茍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古之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術也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請或言養贍不足則又將何以給之欲望聖慈博採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買造已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反便令持闗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

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於行商尚可而無益於軍民之用於道路之齎尚可而無資於旦暮之需今行商與軍民孰多朝夕之需與道路之齎孰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須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適市止有數百之用用之不盡將棄之乎將為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

利者必高其物價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緡既得見緡深藏不出交子空行於市井而物不得售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鎔皆出東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姦詐不為乎此不便五也四月

辛丑降出

工部侍郎趙霈時為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行使則起爭端若有減落則違法禁舖户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井交易必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今以片紙用為

千錢細民得之反以為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千錢不可以散用三也積日累月物重財輕緡錢藏於私家官庫愈見匱乏四也官私既許通行民間豈無詐偽雖嚴為偽造之禁孰能懲冒法之人五也（四月丙午）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為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較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

鬼神莫能窺焉真偽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繇是遂復為關子焉

六月乙卯

冊降旨　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州右宣教郎閻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横京西參佐故録之

丙戌張浚奏建康府畫到行宫寢殿制度簡省可以副

陛下崇儉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葺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六月甲寅不行　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以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地也　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收應干裏外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之民戶期限迫促催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卸倉斗邀乞折欠監錮尚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即上戶市舟又刷百司舟船應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

請焉浙路漕臣亦請於華亭置場歲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憲司二分頭子錢與抽解木植供其費至是就緒浙漕建請日歷不載此以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浙西提刑朱締所奏增入所謂前任漕臣乃王俁李謨吳革而綰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名對於內殿 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之道初見建炎元年十一月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賞劉龍城之捷

也時光世遣參謀官直秘閣新知袁州汪名嗣來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晟進橫行遥郡二秩名嗣進秩一等偽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師晟轉官在是月壬辰名嗣進職知剛放罪在癸巳）後旬日擢名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毋令失所（八月甲辰降旨）

直徽猷閣知鼎州張觷以捕斬山賊雷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伯牛

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愆雨為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

蔡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廸功郎用朱震請也震言臣切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

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
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
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禄酢仕至監察御
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
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
子克已入官後克已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
度嶺入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
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

禄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及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故有是命　成忠郎李沆上皇宋大典三卷詔進沆一官其書付秘書省沆高祖文易嘗為國子博士故有是書既而沆乞換文資言者以為不可乃止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諭大臣曰占法邉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邉者天既有象要須修人事以

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所臨分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既言邊有敗兵則我亦不得不戒也鼎奏語在

癸巳

壬辰秘書郎蕭振為監察御史時趙鼎薦人為察官上批除振　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

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採斫數十里閒竹木皆盡劚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偽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臨淮佇觀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葵直秘閣知信州葵既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為言乞補外上命趙鼎名至都堂諭旨留之葵力求去乃有是命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儼行秘書郎儼名對劄上聽言納諫　直寶文

閣知婺州周綖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州劉子翼除直秘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言綖等治郡有方賑濟宣力故也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寮上言劉子翼守撫州專意聚斂以奉所知竭倉庫所儲獻之嘗府欲圖名用不為後人之計既而遷職再任軍糧不繼幾至生變又復詭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此事當考

故集英殿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謚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　刑部奏大理寺丞評斷議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名

丞比評事增三分之一謂死罪三人流徒八人已上執議不同建白者罪著為令　勑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準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秘言令虔賊未能殄滅而閩賊逼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間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為銷弭討治之策勿使滋蔓時海寇鄭慶冠廣州扶胥鎮為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捲遂絶洋趨南恩州

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畧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虔冦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止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冦别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為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

一負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

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疏奏皆從之此並據綱行狀日歷未見詔自今鉟鎔錢寶及私以鍮銅製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自從重償錢三百千許人告鄰保失察鑄造者償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滅裂仰監司體訪按劾以聞令尚書省榜諭始用王俁奏也俁奏在去年十二月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本路上供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於歲終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處保舉按劾以聞庶幾朞月之間

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從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秘言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睿畧同乎祖宗比將肆伐於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為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已不足則

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至侵耗若不於此稍加靳惜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謂義者知取予之宜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謂取之易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旱歉之後半歲之間屢有科歛朝廷之取於民者必曰將使

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歛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費之於無事之時則他日遣發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户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樁管無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糧餉預備不悮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行府（秘奏以丙申行下）

監察御史梁弁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將作監丞趙湕守監察御史

尚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移禮部尚書工部

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移祠部　左從政郎黃鍰特改左宣教郎以范冲薦對也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月辛巳　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司參議官郗漸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及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著為令以言者請立法也

是月太常博士李弼直卒少卿何愨言其嘗主張元祐

學術坐廢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一